

# 上古汉语“二、两、双、再”用法再考察

张静静

**【摘要】** “二、两、双、再”这四个词来源不同，意义和用法也不尽相同。但在上古汉语中，四者用法有混淆之处。“二”、“两”、“再”在上古汉语中都适用于“~动量”格式，但它们之间不存在谁挤占谁的问题，而是在某一用法上谁战胜谁的问题，即主流与支流的关系。


**【关键词】** 二；两；双；再

## 一 引言

















关于“二、两、双、再”，学者多有探讨，但是分歧依在，而新出古文字材料给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故笔者不揣浅陋，试图探讨它们的来源与用法，不求面面俱到，重析四者之异。

### 1. 来源






#### 1.1

“二”，《说文·二部》：“地之数也，从偶一。”卜辞积画为数，“二”作“”，其义甚明，即表示平行二物。









#### 1.2

“两”，《说文·网部》：“，再也，从，阙。《易》曰：参天地，凡之属皆从。”又云：“两，二十四铢为一两，从一，平分，亦声。”段注：“按两者黄钟之重，故从也。”许慎分“两”、“”为二字，殊误。于省吾先生（1983：1—9）以近年来出土商和西周车的形制为考验，精辟地论证了“两”、“”本为一字，前人由于不明古代车形实际制度而说解多误。“甲骨文尚未见两字，金文两字作，其所从的，即由甲骨文车字上部的形所演成，本象辘及衡。从（见前文所引铭）象双辘形，前引早期金文车字上部的有的作形，即两字作形的由来。”这就是说，“两”字乃车之两辘。由于当时车马总是联系在一起，无论二马、四马、六马之乘，其衡上之双辘只驾二马，即所谓“两服”，故“两”直接引申出“同驾一车之二马”义，再泛指成对之物，这也注定了它与“二”用法上的天然分工：“‘两’表对称或对立二物，‘二’表平行二物。”

“两”之形即“”上加一短横作饰笔，此是战国文字常见现象，二者实为一字。其后，陈

初生先生（1987：757）、汤余惠（1991：67—68）、何琳仪先生（1998：693）多取此说，此说似成定论。但亦有学者提出新解。朱芳圃先生（1962）认为“两”即“一之合文，结构与一白为百相同。《广雅·释诂》：‘两，二也，’此本义也。”<sup>①</sup>当然铭文中出现“二两”合文，如《九年卫鼎》有“”<sup>②</sup>。但如将“两”作合文，《皇父鼎》中“两壘、两壶”就要解作“一两壘、一两壶”，显然非是。沈镜澄先生（1984：388—389）认为“”既为古代“车”字的一部分，其本义也当为指车。诚然，古文字资料中常有以部分代整体省形之例，但这是在字形整体废弃不用的情况下才出现的，不会有整体与部分同为一字而长期共存的现象。傅力先生（1996：382）则云：“‘’的字形示意在于平分，表示自然界、社会上一种平分为二的现象。显然，‘两’的本义是以介开二入的这字形来表示分而为二的意义。”他的说解基于《说文·入部》“从，二入也，两从此阙”，而“从”至今并未见诸古文字材料，故其说不足为证。因而我们比较赞同于省吾先生的“‘两’表示对称或对立二物，‘二’表平行二物”的观点。

### 1·3

“双”，《说文·隹部》：“雙，隹二枚也，从，又持之。”至望山楚简中才出现，字形作，二·六，会手持两鸟之意。《说文·隹部》云：“，双鸟也，从二隹，凡之属皆从。”又《隹部》：“隻，鸟一枚也，从双持隹。持一隹曰隻，二隹曰雙。”但验之甲骨卜辞，便知“隻”象捕鸟在手之形，即“获”之初文，“鸟一枚”实后起义。<sup>③</sup>由此笔者猜测，“雙”之本义亦非“隹二枚”，因“”即寓有此义。《小学蒐佚·群经字要》解曰：“手持二鸟曰雙”<sup>④</sup>，可谓的话。我们还注意到，“隻”、“雙”形音义之间均有关联。马叙伦先生业已指出：“隹、同为舌面前音，……隹、一字，则隻、雙亦一字也。”<sup>⑤</sup>《穆天子传》卷二：“天子于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于是载玉万隻。”陈逢衡注：“万隻之隻即古省雙字。”《绎史》引作“载玉万隻”，《类说》引作“载玉万穀”，而双玉为穀，故“隻”与“雙”可通用。<sup>⑥</sup>元李文仲《字鉴》：“隻，俗作雙。”“隻”、“雙”是否一字，尚待考证，但至少说明“隻”、“雙”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雙”最初何义，我们还不能断定，但很可能作动词，后引申指二鸟，再泛指成对事物。

龚曼丽先生（1995：95）则认为：“其实要弄清此二词附加义的来历，犯不着繁琐的考释，只需凭情理推断也能作出结论来，鸟是会飞的动物，捕鸟决不能直接用手捉，必得借助于网、绳

<sup>①</sup> 原载《殷周文字释丛》，中华书局1962年11月，转引自李玲璞主编《古文字诂林》第七册页109—112，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sup>②</sup> 《金文编》页547，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中华书局1985年7月。

<sup>③</sup> 《甲骨文字典》页390—391，徐中舒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5月；另可参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页1671—1672“隻”条。

<sup>④</sup> 转自《故训汇纂》页2448—2499，宗福邦、陈世饶、萧海波主编，商务印书馆2003年7月。

<sup>⑤</sup> 《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七，转自李玲璞主编《古文字诂林》第四册页85—88，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

<sup>⑥</sup> 以上文献均使用《四库全书》电子版查询系统检索，《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11月。

套、粘胶、弓箭等工具才行。故而‘从又、从佳’的隻字，不应当会意为以手获一隻鸟，而是会意为以手控制驾驭着鸟子一驯化后用去招诱其同类异性的媒鸟。同理，‘双’应会意为人控制的鸟子已招致了它的同类异性，匹配成了一对。”其解可谓新颖，但我们于字形中丝毫看不出鸟子从何方而来，单凭想象任意分析字义不足为取。

## 1·4

“再”，《说文·萇部》：“一举而二也，从萇省。”林义光《文源》卷五云：“按重复也，从一在萇構上。”郭沫若先生于《金文丛考》亦道：“下体之形正是再字，《说文》说‘再’从萇省，不误。”李孝定先生则持异议：“郭谓象萇形，以《说》篆文尚不相远，於卜辞之形殊不类。”<sup>①</sup>何琳仪先生（1998：87）谓：“甲骨文作（前7·1·3）。从冉（字所从），从一，构形不明。战国文字均加二或口为饰。”甲骨文一期作前7·1·3，而何先生所摹字形稍有出入，下端少了一横画。王恩田先生则径将“再”析为“冉”，他说：“甲骨文‘再’字是在冉字的上下方各加一横，金文羌钟各加二横，陈璋壶上部加一横，下部加二横。战国陶文则把下部所加的二横移出体外写在右下方，形似重文或合文符号。”<sup>②</sup>我们感到奇怪的是，《甲骨文编》<sup>③</sup>（p. 190-191）、《金文编》（p. 267-268）字条下所收诸字形下端无一作，所以“一”应是构字部件，参与构义。笔者认为“再”实际上并不从“冉”，而作从二从。高鸿缙先生（1962）则认为：“为向上之动象。兹作。动力下有一横画，而其上复有一横画，象动力已过一关又遇一关也，故有再二之意。副词。”<sup>④</sup>其说颇为迂曲，且认为为向上之动力，纯属臆测。“”更似简化之鱼形，（）义为“以手提鱼”，已成定讞，其下部正同”。刘兴隆先生谓：“<sup>⑤</sup>从二从鱼，引申作一再、重复之义。”<sup>⑥</sup>此说似乎更合乎“再”之形义。

## 2. 性质



### 2·1

“二”、“两”作为数词，这是无疑的。而“双”、“再”是否也是数词，大家争论不一，根源还在于数词的确立。

### 2·2

上古汉语中数词系统并不完善，有时借用量词（如“匹”）或名词（如“参”）表示。有的久假不归，便成了数词（如“参”、“五”）；但有些只是偶尔为之，并不是数词（如“匹”），还有些

<sup>①</sup> 以上引林、郭、李之说均转自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卷四页1403-1404，台湾史语所1970年10月。

<sup>②</sup> 《释冉、萇、、》，王宇信、宋镇豪主编《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194-20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3月。

<sup>③</sup> 孙海波著，中华书局1965年9月。

<sup>④</sup> 《中国字例》，台北三民书局1962年，转引自李玲璞主编《古文字诂林》第四册页286-288，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

<sup>⑤</sup> 《新编甲骨文字典》页240，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1月。

数词与量词纠缠一起（如“成”、“倍”、“两”）。这种现象表明数词常常与量词、名词扭结在一起，它们之间常常感染，相互转化，这种现象在先秦汉语中尤为明显。数词与量词之间一般有数量混沌、数转量词、数词含量、量词含数四种形式<sup>①</sup>；数词和名词之间则常体现为名数互用、名数混沌、名数互含等现象，所以有时数量名的界线颇不明晰。

### 2·2·1

在考察现代汉语数词时，一般都将它放到“~量”格式中去检验，但先秦汉语量词尚处于萌芽期，<sup>②</sup>作为一个语法类别并未完全独立，根据能否用在量词前面来确定“再”是否是数词的办法在先秦并不适用。<sup>③</sup>描写上古汉语数词的主要分布规律无疑是第一步，如果一个词占有数词系统的多数语法位置，可初步归入数词范畴。但有时量词、形容词也可能占据一些相似位置，而且单个数词也不可能具有数词的全部语法功能，同时还有些数词常常突破系统的限制发生变异。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它的语义范围与语用价值。

### 2·2·2

“双”一般只作量词和形容词<sup>④</sup>，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应作为数词。周生亚先生（1984：449）：“但是，在诗歌里更多的是把‘双’直接放在名词的前头……这种‘双’，与其看作量词，还不如看作数词。”史存直先生（1986：84）、何乐士先生（2000：329）亦主张“双”作数词。可考察诸先生所举例“双飞鸟”、“双白鸽”、“双鲤鱼”，此“双”仍是“一对”义，而且它不仅分布在“~+名词”结构中，还分布在“名词+数词+~”（玉一双）或“数词+名词+~”（一双犬）的位置上，与量词、形容词的语法功能无别，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词。而且上古汉语数量概念混沌，数量往往彼此包容，不能因为“双”有“二”之用法就肯定它是数词。郭锐先生总结了上古汉语典型数词的七种主要分布类型：1、~名（定语）2、~动（状语）3、主语~（谓语）4、~位数5、系数~6、系数+位数+又（有）~7、系数+系数（表约数）。<sup>⑤</sup>如果不考虑“双”作序数时的情况（“天下无双”），它只存于1、2式中，就这点来说，“双”之数词用法不甚凸现。但是词类不完

<sup>①</sup> 现代汉语数词系统中还有数量合一的形式，如“俩（两个）”、“仨（三个）”，可参李宇明（2000）。

<sup>②</sup> [法] 贝罗贝认为：“量词(CL)出现在汉代（公元前2世纪），并在中古早期开始普遍使用。它们主要经过语法化过程后，从名词（也从少数来自形容词或动词的）演变而来。这个过程可能历时很长，对大部分的量词来说，晚至中古后期才完成。到了那时，大多数的量化NP采用量词。”《上古、中古汉语量词的历史发展》，《语言学论丛》21辑：99—122，商务印书馆1998年10月。郭锡良甚至提出：“魏晋以后，单位词才完成了分化的过程，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量词范畴。”《从单位名词到量词》，原载《文科园地》1984·7，后见《汉语史论集》页31—35，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这种说法可能过于保守，甲骨文辞中已出现了少数名量词。张玉金《甲骨文语法学》页19—22，学林出版社2001年9月。

<sup>③</sup> 袁毓林主张：“数词是能用于量词‘个’前面、不能直接用于名词前面的黏着词。据此，可以把数词的分布框架修正如下：

(5b)S: 个&\*二\_N。”《一个汉语词类的准公理系统》，《语言研究》2000·4：1—28。可它并不适用于位数亿、万、千、百与零数(0)，同时还要排除后置情况（独一无二）。

<sup>④</sup>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页444，吕叔湘主编，商务印书馆1980年5月。

<sup>⑤</sup> <http://chinese.pku.edu.cn/bbs/thread.php?tid=5562&highlight=&page=4&showgood>。周法高（1959：273—276）曾将数词在句中作形容词、副语、名语、述语等时的用法分为15类，可参。

全是特征范畴，在很大程度上是原型范畴，单纯利用分布特征作为分类标准可能会把属于同一类的词分为不同的类。<sup>①</sup>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双”在表“二十单位词”暂作形容词较好。


### 2·2·3

“再”多视为副词<sup>②</sup>，而王力先生（1989：20）把它作为数词，“‘再’字在上古时代用作数词，表示‘两次’。……直到近代，（大约在明代或较早），‘再’字才发展为副词，表示‘又一次’。”<sup>③</sup>麦耘先生认为：“要将‘再’视为真正的数词，要找到它用在确凿无疑的量词前面才能说明。”“如果‘再’修饰专门的名量词，如‘马再匹’，或修饰名词与量词跨类词，如‘再人’，则可认为‘再’为数词。确定是否数词应该有不只一个视角，这恐怕要对数词的语法地位作全面考察后才能说得清楚。”<sup>④</sup>

郭锐先生则将“再”与上古汉语典型数词的七种主要分布类型作了对比，然后总结到：“这些位置上，除系数~（系位组合）外，‘再’都可以出现，因此‘再’应该是数词，是一个系数词”，“当然，‘再’在定语位置罕见，这是因为‘再’主要用来表示动量，与‘二’有大致的分工，‘一、三、四’等其他数词则既可表物量，又可表动量。这种大致的分工可与现代汉语‘两’与‘二’的分工比较，‘两’用于计量，而‘二’用于表顺序，但两者都是数词。即使‘再’不出现于定语位置，由于可在其他典型数词出现的位置出现，也可确定其为数词。”<sup>⑤</sup>

张万禾先生指出：“边缘问题真是很麻烦。把‘再’划入数词，但又觉得它有点像副词；如果划入副词，又看它像数词。不过我觉得古代汉语的‘再’更近似于数词，这因为‘再’有时夹在一和三之间，还因为古代汉语的‘再’以一为前提，用以佐证的是，现代汉语的‘再’已经不以一为前提了。我觉得，目前划入数词要比划入副词好，因为其它数词大都有副词的功能，反过来说，作为副词却有数词的功能就比较费解。”<sup>⑥</sup>

“再”的本义为二鱼，这是它寓有“二”义的充足语义条件。“再”作“两次”或“又一次”时，应视为副词，例不烦举；而表数量“二”时，作数词。如下：

- 1)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锡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周礼·春官宗伯）
- 2) 王合诸侯而飧礼，则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备；诸侯长，十有再献。（周礼·秋官司寇）
- 3) 国谷之分在上，国谷之重再十倍，谓远近之县里邑百官皆当奉器械备。（管子·臣乘马）
- 4) 君以织籍籍于系，未为系籍，系抚织再十倍其贾。（管子·轻重丁）
- 5) 唯廿又再祀。（羌钟）

<sup>①</sup> 袁毓林《词类范畴的家庭相似性》，《中国社会科学》1995·1：154—170。

<sup>②</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编《古代汉语虚词词典》页803，商务印书馆2000年1月。

<sup>③</sup> 王力曾称“再”为“副词性的数词”，《汉语史稿（中）》（修订本）页255，中华书局1980年6月。

<sup>④</sup> <http://chinese.pku.edu.cn/bbs/thread.php?tid=5562>。

<sup>⑤</sup> 同上。

<sup>⑥</sup> <http://chinese.pku.edu.cn/bbs/thread.php?tid=5562&highlight=&page=5&showgood>。

6) 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史记·平准书)

7) 三人负麻人反十八束反复卅里人再反六十里(敦煌汉简 1650)

8) 三人负粟步昌人二反致六橐反复百八十八里百廿步率人行六十二里二百廿步(敦煌汉简 1693)<sup>①</sup>

9) 传言黄帝龙颜，颞頞戴午，帝尝骈出，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汤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阳，周公背偻，皋陶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辅主忧世，世所共闻，儒所共说。(论衡·骨相篇)

上揭例7)与8)“人再反”与“人二反”两相对比，“再”之“二”义甚明。

### 3. 用法

#### 3·1

关于“二”，一般认为它主要作基数，周生亚先生(1984: 447)就断言：“‘二’和‘两’最大的不同点是‘两’能做状语，而‘二’不能。”但新公布的上博简(三)《彭祖》8有：“狗(耇)老式(二)拜旨(稽)首曰……”，同于习语“再拜稽首”，也就是说“二”可做状语。另上揭例9)“人二反”及《左传·成公八年》“礼无加货，事无二成”之“二”皆作状语。

陈斯鹏先生指出：以前认为上古表示动作发生两次说“再V”不说“二V”，其实只是根据现象归纳出来的，并说不出什么理据。相反地，原来应该是“二”更具备这种资格。因为其它数词(一般应是单音节的)都具备此品格。为什么单单“二”是特殊？现在新材料正好说明，“二”原本确实是有这种用法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主要的问题恐怕不是解释为什么“二”可以这样用，而是解释为什么“再”也可以这样用，甚至排挤“二”而处上风？<sup>②</sup>张万禾先生也曾提出：“现代汉语中‘二’这个数词在很多地方被‘两’挤占了，比如‘两发子弹’、‘三发子弹’，但是‘二发子弹’听起来很别扭，‘二’使用的频率好像还不如‘两’。我猜测，上古汉语中‘再’会不会也是如此：是挤占‘二’的表达动量的用法的。”<sup>③</sup>

二位先生的目光非常敏锐，确实这是发人深思的一个问题。但难点在于：为什么“两”、“再”会挤占“二”的用法？“二十动量”之用法为什么鲜有其例呢？

#### 3·2

以前学者提到“二”和“再”或“两”的区别时，着眼点集中于“二”能否作状语，“再”能否作基数词，“两”能否作分子。但现在看来这种区分点也成问题。

从“两”、“再”的字形析之，可见二者在上古汉语中就引申表数量“二”，也就是说它们与“二”并不存在谁挤占谁的问题，而是在某一用法上谁战胜谁的问题，即主流与支流的关系。要之，“二”、

<sup>①</sup> 例7)、8)见《敦煌汉简》下册页283、285，中华书局1991年6月。

<sup>②</sup> 《讨论：“再”和“二”》，原载<http://chinese.zsu.edu.cn/jxhd/list.asp?boardid=16>。(注：现帖子已误删)

<sup>③</sup> <http://chinese.pku.edu.cn/bbs/thread.php?tid=5562>。

“两”、“再”在上古汉语中都适用于“~动量”的格式。至于它们彼此的消长关系，则是语言简洁性与明确性相互作用的结果。语言的简洁性要求表示“二”的数词尽量统一，而“二”因易书写，表义清晰，语法功能强大，自然成了最佳选择，所以在表“二”的数词群中始终处于主流。但也造成了其负担过重，故“再”、“两”就兼有数词部分职能，作为分流，而不是附加义变体。<sup>①</sup>而一般来说，副词修饰动词是颇易理解的，而“再”可作程度副词，自然就逐渐地取代了“二”这方面的用法。但因它的语义倾向于向“重复”发展，故“两”也常常挤占进来，最终取得统治性地位。

### 3·3

现在将“二、两、双、再”四者在句法与语义层次上的异同列表如下：

异同 数词	句法						语义
	主语	谓语	宾语	定语	状语	补语	
二(基数/序数/ 分数)	+	+	+	+	+	+	平行或 并列
两(基数/分数)	-	-	+	+	+	-	对称或 对立
双(基数)	-	-	+	+	-	-	匹配成对
再(基数/序数)	-	-	+	+	+	-	先后顺序

\*①“+”表有，“-”表无；②“双”非数词，仅为便于比较而列于表中。

### 4 小结

综上所述，从来源上看“二”的本义为平行二物；“两”本义指车之两轮，后直接引申出“同驾一车之二马”义，再泛指成对之物；“双”最初很可能作动词，后引申指二鸟，再泛指成对事物；“再”本义为二鱼，后引申作一再、重复之义。从性质上看“二”、“两”是数词，这是无疑的；“双”在表“二十单位词”时暂作形容词较好；“再”看作兼类词较为合适，表“两次”或“又一次”时，应视为副词，表数量“二”时，看作数词。从用法上看“二”和“再”、“二”和“两”的区别不应集中于“二”能否作状语，“再”能否作基数词，“两”能否作分子上。“两”和“再”在上古汉语中就引申为表数量的“二”，因此它们与“二”并不存在谁挤占谁的问题，而是在某一用法上谁战胜谁的问题，即主流与支流的关系。

### [参考文献]

<sup>①</sup> 萧国政、李英哲称“两”为“二”的附加义变体，《汉语确数词的系统构成、使用特点和历史演进》，《武汉教育学报》1997-1：34—44。

- [1] 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M].中央研究院,1959年4月.
- [2] 于省吾.《释“两”》[J].《古文字研究》(第十辑):1-9,中华书局1983年7月.
- [3] 沈镜澄.《说“𠄎”》[J].《中国语文》,1984,(5):388-389.
- [4] 周生亚.《“二、两、双、再”用法比较》[J].《中国语文》,1984,(6):445-451.
- [5] 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
- [6] 王力.《汉语语法史》[M].商务印书馆,1989年4月.
- [7] 刘宝俊.《论原始汉语“二”的语音形式》[J].《语言研究》,1990,(1):37-50下转86.
- [8] 汤余惠.《商代甲骨文中的“丙”和“两”》[J].《史学集刊》,1991,(2):67-68;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1,(7):136-137.
- [9] 邢福义.《现代汉语数量系统中的“半”和“双”》[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4):36-56.
- [10] 栾允庆.《讨论“再”的词性与词义》[J].《北方论丛》,1995,(2):63-65.
- [10] 孙向阳.《说“两”》[J].《广东社会科学》,1995,(2):90-93转106.
- [11] 龚曼丽.《几个特殊数量词词源流谈》[J].《怀化师专学报》,1995,(3):94-96.
- [12] 史锡尧.《“再”语义分析-并比较“再”、“又”》[J].《汉语学习》,1996,(4):8-12.
- [13] 傅力.《“双”、“两”释异》[J].《中国语文》,1996,(5):382-385.
- [14] 萧国政、李英哲.《汉语确数词的系统构成、使用特点和历史演进》[J].《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7,(1):34-44.
- [15] 殷国光.《吕氏春秋词类研究》[M].华夏出版社,1997年3月.
- [16]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上)[M].中华书局,1998年9月.
- [17] 张涌泉.《现代字源“双”字小考》[J].《语文建设》,2000,(3):43.
- [18] 李宇明.《量词与数词、名词的扭结》[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3):50-58.
- [19] 王贵元.《战国竹简遗策的物量表示法与量词》[J].《古汉语研究》,2002,(3):64-68
- [20] 芜崧.《谈谈连词“再”》[J].《语文学刊》,2002,3:69-70.
- [21] 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2年7月.

## Further Discussion on Ancient Chinese “二、两、双、再”

Zhang Jingjing

(Chinese department of Sycu University, Guangdong 510275, P.R. China)

**Abstract:** In Chinese, “二、两、双、再” have different origins, meanings and usage. But in ancient Chinese, their some usage is promiscuous. “二、两、再” can all be used in “~+V+CL”. The relation among them is mainstream and anabranh.

**Key words:** 二; 两; 双; 再